

另一個北京所藏的容與堂本《水滸》

氏 岡 真 士

關鍵詞：《水滸》、容與堂本、北圖本、內閣本、社科院本

1 緒言

容與堂本《水滸》素有最好的《水滸》版本之稱（高島俊男《水滸傳の世界》ちくま文庫2001年版，初見於1987年）。雖然最近石渠閣補刊本（即所謂天都外臣序本）重新受到專家的關注（京都大學2018年發刊的《中國文學報》第91冊竟收了4篇有關論文，這是在日本新發現的本子引起的現象。之前，筆者亦據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本寫過〈石渠閣補刊本《水滸》平議〉，《信州大学人文科学論集》第4號（通卷51號），2017年），但劉世德先生在〈序言〉（《容與堂刊忠義水滸傳（全六冊）》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9年版）中斷言：“容與堂刊本乃現存《水滸傳》繁本（完本）中之最早者。這也就是《水滸傳》容與堂刊本珍貴之所在。”

劉先生又說：“據我所知，目前中外公私各處所藏《水滸傳》容與堂刊本（包括完本、殘本）已不下十種之多。”可是鄧雷先生的巨著《〈水滸傳〉版本知見錄》（鳳凰出版社2017年版）只舉了8個容與堂本，而且其中3個本子鄧氏未見，即北京大學藏本、社科院藏本和天理圖書館藏本。

筆者也談過這8個容與堂本（〈談上海圖書館所藏容與堂本《水滸》〉，《文學研究》2018年第2期），未能證實北大藏本的存在，而薄井恭一舊藏本去向不明（目前我們只能看到兩張照片，見於《明清插圖本圖錄》薄井君入營記念会1942年版），至於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藏本，僅指出它接近國圖足本，並保留了李卓吾序的部分內容。本文就社科院本詳情做一些交代，以進行補充。

2 是否有序

目前確實存在的容與堂本《水滸》共有6個，分別收藏在北京、上海、東京和天理，其中北京的中國國家圖書館擁有足本和殘本、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擁有殘本。有關社科院藏本的研究不如國圖藏本豐富，而且都很簡單，加之有些論點互相衝突，故令人感到迷惑。

鄧雷《〈水滸傳〉版本知見錄》將零散的消息綜合起來說，“存佚情況：現存卷一至卷十八，卷二十六至卷四十七，共計四十卷四十回，五冊，有序無圖。^②”但注②則說：“按，此本無圖當可確定，而是否有序則出現兩種不同的說法，范寧先生言有序，聶紺弩先生言無序，具體如下。”據鄧氏摘錄，聶氏說：“無序本為近年發現，聞已歸文學研究所”，范氏則說：“唯日本內閣文庫藏有另一種容與堂本（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所也有這個版本的殘卷），前面都有李卓吾《忠義水滸傳敘》，和末題‘庚戌仲夏虎林孫樸書於三生石畔’”。

據筆者所見，社科院本確實有序，可惜不完整，沒有第1葉（因此無法看到開頭是否有〈忠義水滸傳敘〉6字），第2葉以後也有些地方破爛了，尤其是第2、3葉版心前後的第1行左右無法可讀。話雖如此，保留的地方都跟內閣本〈忠義水滸傳敘〉一模一樣。

2 a

上中原處下一時君相
 猶然處堂燕雀納幣
 稱臣甘心屈膝於犬羊
 □矣施羅二公身在元
 □□□□□□□□

2 b

□□□□□□□□
 □則稱大破遼以洩□
 憤憤南渡之苟安則稱
 滅方臘以洩其憤敢問
 洩憤者誰乎則前日嘯

3 a

聚水滸之強人也欲不謂
 之忠義不可也是故施
 羅二公傳水滸而復以忠
 義名其傳焉夫忠義何
 □□□□也其□□□

3 b

□□水滸之眾何以□□
 □忠義也所以致之者
 可知也今夫小德役大德
 小賢役大賢理也若以
 小賢役人而以大賢役於

4 a（以下從略）

空格分別相當於“已”、“心在宋雖生元日實憤／宋事是故憤二帝之北／狩”、“其”、“以歸於水滸”、“故可知／也夫”、“一一／皆”。第4葉a面以後基本完整，最後（9 a）寫了“溫陵卓吾李贄撰，庚戌仲夏日虎林孫樸書於三生石畔”，“庚戌”相當於萬曆三十八年（1610）。請注意，“仲夏”之後有“日”字。

附帶說一下，社科院本正文開頭蓋有“路工”的藏書印，應該是指俗文學家、訪書家路工

先生（1920～1997）。《〈水滸傳〉版本知見錄》根據馬蹄疾1961年的記述推斷：“入藏時間：1960年至1961年之間”，馬先生則說：“是去年新在安徽發現的，已給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購得（此書我曾借賞一過……）”。關於這個本子的來歷，看來兩條線索可以結在一起。

3 接近哪些足本（一）

早在1975年，正是《水滸傳》批判極為興盛的時候（參看竹內實〈『水滸傳』批判について〉，《東方學報（京都）》第52冊，1980年），李滋在〈《水滸》的版本和《水滸》的政治傾向〉上對社科院本作過比較詳細的介紹（《文物》1975年第11期）。

容與堂刊本……北京圖書館收藏一部。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收藏的系殘本，計第一回至十八回，第二十六回至四十七回，共四十回；無圖，墨色清晰，刊行時期較前者為早。

按中國社會科學院是1977年從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發展起來的。李滋先生1975年屬於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文學研究所，他推斷社科院本比北京圖書館（今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本刊行得更早，因為“墨色清晰”，這恐怕站不住腳。

據〈談《水滸傳》映雪草堂刊本的底本〉（《水滸論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劉世德的看法跟范寧一樣：“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所藏本接近於日本內閣文庫藏本”。他同時又說：“兩者是否為同一版本，尚有待於對校和研究。”日本內閣文庫藏本是東京的國立公文書館珍藏的，開頭有〈忠義水滸傳敘〉，與國圖足本（國圖舊稱北京圖書館，本文今後將此叫做“北圖本”）不同。內閣本無圖，亦與北圖本不同，而與社科院本相同。可是社科院本又沒有〈梁山泊一百單八人優劣〉、〈水滸傳一百回文字優劣〉和〈又論水滸傳文字〉3篇，這3篇都是北圖本、內閣本所擁有的。至於〈批評水滸傳述語〉和〈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目錄〉則社科院本亦有。因此，我們不能僅看這些地方，必須查看正文才可以說社科院本接近哪些足本。

筆者以前寫過〈容與堂本『水滸傳』3種について〉（《中國古典小說研究》第19號，2016年），弄清了現存3個足本的關係。據此3本皆非原刊本，而北圖本是重印本，內閣本是三印本，至於天理圖書館藏本則是覆原刊本，但北圖本保留了最原始的面貌。這個結論是經過對比3本的版面特徵和文本異同而得到的。版面特徵是指版心下部、卷末題、插圖、目錄、魚尾、裂痕、總評、行數、眉批、旁批、旁線、鉤、圈點等，文本異同則包括空格、添字等（參看氏岡真士《清印本を中心とした『水滸傳』の研究》科研報告書別冊2016年版）。按，小松謙〈『水滸傳』諸本考〉（《京都府立大學學術報告「人文」》第68號，2016年）提到該論文並說“筆者の調査の結果も、氏岡氏の結論に符合する”，意思是說“筆者也進行了調查，結果符合氏岡氏得到的結論”。另外，小松氏推斷天理本是根據內閣本進行修改的。

社科院本正文雖僅存第一～十八、二十六～四十七回，但這些地方足以進行其與3個足本的對比（可惜有些缺葉，如第五回15a、第十八回15a、第四十回13b等，還有一些破損之處）。為了避免煩瑣，下面介紹一些比較明顯的例子，也就是說空格、添字的地方。簡單說來3個足本都對原刊本進行了修改，但修改的內容不同。北圖本挖改原刊本處較少，誤寫或難讀的地方仍多。內閣本對北圖本的木板進行了又一次修改，修改得非常好懂。天理本是根據原刊

本重新刻板的，修訂得也很好懂，但修訂的方向有時跟北圖本、內閣本不同。3本進行修改的過程中，難免發生了一些空格、添字等現象，而這些地方正好顯示了每個本子具有的特徵。

我若不和客人們飲時，便去廝見一面打甚麼緊。

（第十五回12b 3。“時便”2字，天理本、內閣本作“酒時便”3字，但天理本3字豎放入2格，內閣本“酒時”2小字橫排放1格。社科院本與北圖本同。）

老爺閑常賭直，今日權且不直一遍。

（第三十八回7a 7。“一遍”2字，天理本、內閣本作“這一遭”3字，但天理本3字豎放入2格，內閣本“這一”2小字橫排放1格。社科院本與北圖本同。）

只見兩個小虎兒在那里舐一條人腿，達心裡付道……。

（第四十三回10b 8。“一條人腿達”5字，天理本、內閣本作“一條人腿李達”6字，但天理本6字豎放入5格，內閣本“李達”2小字橫排放1格。社科院本與北圖本同。）

這3處都是天理本、內閣本分別添字、處理不同的地方，而且社科院本皆與北圖本相同。

4 接近哪些足本（二）

天理本、內閣本都進行了修改，而社科院本與北圖本相同，即保留原貌的地方較多，以下繼續關注添字與空格，詳情如下。

只見一個三髭鬚白淨面皮的搶將過來，答應道……。

（第十八回2a 1。“三”天理本、內閣本橫排“三牙”2小字。社科院本與北圖本同。）
先取一面二十斤死枷，枷了白勝。

（第十八回3a 8。“死”天理本、內閣本橫排“死囚”2小字。社科院本與北圖本同。）
武松道兩個公人你們且休坐了。

（第二十七回5a 3。天理本、內閣本“道”作“對”，“你”橫排“道我”2小字。社科院本與北圖本同。）

小管營，今番須同說知有甚事。

（第二十八回10b 8。“同”天理本、內閣本橫排“同我”2小字。社科院本與北圖本同。）
若是鬧將起來，和營中先自拆理。

（第二十九回2a 5。“自”天理本、內閣本橫排“自要”2小字。社科院本與北圖本同。）
燕順道：你莫不是……宋江麼。

（第三十二回15b 10。“江”天理本、內閣本橫排“三郎”2小字。社科院本與北圖本同。）
花榮把鎗去事環上帶住。

（第三十四回7b 4。“去”天理本、內閣本橫排“去了”2小字。社科院本與北圖本同。）
宋江便道：燕順殺了這婦人也是。

（第三十五回2a 7。“順”天理本、內閣本橫排“兄弟”2小字。社科院本與北圖本同。）
宋江因見那人出語不俗，橫身在裡面勸解：且都不要鬧。

（第三十五回8b 1。“且”天理本、內閣本橫排“道且”2小字。社科院本與北圖本同。）

事在途中，進退兩難，回又不得，散了又不成。

（第三十五回11 b 1。“又”天理本、內閣本橫排“又回”2小字。社科院本與北圖本同。）
那稍公又道：我的衣飯倒搖擺來把與你，到樂意。

（第三十七回7 b 10。“到”天理本、內閣本橫排“你到”2小字。社科院本與北圖本同。）
因此人起他一個名，喚做浪裡白跳張順。

（第三十七回11 b 2。“名”天理本、內閣本橫排“諱名”2小字。社科院本與北圖本同。）

以上12個例子都是天理本、內閣本將社科院本與北圖本的1字改成2字的。

他那里亦有探細的人在四十里探聽。

（第三十五回6 b 9。“四十里”天理本、內閣本作“數十里外”，橫排“十里”2小字。社科院本與北圖本同。）

這個例子是天理本、內閣本將社科院本與北圖本的3字改成4字的。按，“四十里”當作“四下里”，可見社科院本與北圖本沿襲了原刊本的誤寫。

兩箇都在掙命。

（第三十一回4 b 3。“都在”天理本、內閣本橫排“都在／那裡”4小字。社科院本與北圖本同。）

這個例子是天理本、內閣本將社科院本與北圖本的2字改成4字的。

當討了收管，將宋江押送單身房裡聽候。

（第三十七回15 a 4。“討了收管”天理本、內閣本作“下來到營前”，橫排“下來”2小字。社科院本與北圖本同。）

這個例子是天理本、內閣本將社科院本與北圖本的4字改成5字的。

却是鳥兩個公人解一個黑矮囚徒。

（第三十七回9 b 10。天理本、內閣本“鳥”字空格、“公”橫排“鳥公”2小字。社科院本與北圖本同。）

這個例子是天理本、內閣本將社科院本與北圖本的2字改成別的2字而空1格的。

一行人都送到到潯江邊。

（第三十七回14 a 8。天理本、內閣本下“到”字空格、“江”作“陽”。社科院本與北圖本同。）

又放一箇跑來嚮聲未絕，四下里喊聲震地。

（第四十七回16 a 5。天理本、內閣本“跑”作“砲”，“來”字空格。社科院本與北圖本

同。)

這兩個例子都是天理本、內閣本將社科院本與北圖本的2字改成1字而空1格的。

口裡嘲歌着唱道……。

（第六回3 b 7。“着”字天理本、內閣本空格。社科院本與北圖本同。）

且說青州府知府正值陸廳坐公座。

（第三十三回10 b 8。“坐”字天理本、內閣本空格。社科院本與北圖本同。）

宋江大笑道，却把這打劫生辰綱金銀一事，直說到劉唐寄書……。

（第三十五回3 a 4。“道”字天理本、內閣本空格。社科院本與北圖本同。按，“生辰綱”當作“生辰綱”。)

這三個例子都是天理本、內閣本將社科院本與北圖本的1字刪去而空1格的。

宋江把上件事都告訴了，就與二位勸和如何。

（第三十五回6 b 2。天理本、內閣本“把上”作“道我”，“件事都告訴了”6字空格。社科院本與北圖本同。)

這個例子是天理本、內閣本將社科院本與北圖本的8字改成2字而空6格的。

只見吳用花榮兩騎馬在前，後□□十騎馬跟著，飛到面前。

（第三十六回5 b 1。“□□十”天理本、內閣本作“帶十來”。社科院本與北圖本同。)

這個例子是天理本、內閣本將社科院本與北圖本的空2格和1字改成3字的。按此處正好又說明北圖本非原刊本的痕跡之一。又按，社科院本將“引數”2字由後人補寫在空格裡。

以上共有26個例子，雖是九牛一毛，但足以證實社科院本接近於北圖本。

附帶說一下，筆者曾在〈容與堂本『水滸傳』3種について〉中提到：

次の9例の傍線部は、北図本のみ空格と見られる。“兩個公人放了棍棒，解下包裹”（8.8b-1）、……“唱一隻東坡學士中秋水調歌”（30.6b-3）、“便拽開腳步，望大路上走看看見一輪紅日低墜，天色昏晚”（37.3a-4）、……。

上面摘錄的3個例子，筆者以為劃線的地方可能都是北圖本空1格，天理本、內閣本填空。其實此3處都是社科院本保留的地方，而社科院本也有“了”字、“一”字，跟天理本、內閣本一樣，只有第3個地方才是空1格（後人補寫“行”字）。現在筆者根據《容與堂刊忠義水滸傳（全六冊）》（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9年版）重新查看北圖本，得知第一處不是空格而是紙破了，第二處也不是空格而是印得顏色很淡。可知筆者以前所用的《明容與堂刻水滸傳》（全四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沒有新的影印本印得那麼清楚。

5 小結

為什麼一些專家以為社科院本接近於內閣本呢？筆者估計是因為社科院本有李卓吾〈忠義水滸傳敘〉而無圖，與內閣本相同，而北圖本則無序有圖（天理本卻有序有圖，可惜這個本子沒有影印本）。北圖本和內閣本的影印本比較容易看到，因而北圖本無序有圖成為專家的常識。當然還有一個原因，社科院本是個殘本，不太引起專家的關注。

那麼證實社科院本接近於北圖本不那麼重要嗎？其實未必。因為我們根據這個結論可以推斷北圖本本來也有〈忠義水滸傳敘〉。此序有“庚戌”紀年，應該是指萬曆三十八年（1610），再說北圖本是好幾個容與堂本《水滸》當中最古老的本子，又是足本，現在我們能夠比以前更有信心地認定容與堂本《水滸》的成立時期，這在研究上是不可忽視的。

〈忠義水滸傳敘〉很可能是假托李卓吾（1527～1602）的，聶紺弩先生據此再加一些論點推斷“無序本是初刻，有序本是重刻”（〈論《水滸》的版本鬥爭〉（〈水滸五論〉之四，《中國古典小說論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范寧先生則說“北京圖書館所藏的容與堂本，印刷雖然比內閣文庫藏本早些，但也不是初印本”，但沒有談及是否有序、圖如何關係到版本系統（〈《水滸傳》版本源流考〉，《范寧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年版）。劉世德先生較為慎重，“關於容與堂刊本的版本問題，我將另撰專文加以探討”（〈談《水滸傳》映雪草堂刊本的概况、序文和標目〉，《水滸論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可惜他們皆未談天理本，亦不重視社科院本。

那麼社科院本原來有圖嗎？筆者認為是這樣的，因為圖像跟原來的版本分別獨立流傳下來，這並不罕見（參看氏岡真士〈“英雄譜”諸本について〉，《名古屋大學中國語學文學論集》第24輯，2012年）。怪不得吉川幸次郎懷疑薄井恭一舊藏的容與堂本其實是和內閣本一套的，因為薄井擁有的只是插圖（吉川幸次郎〈譯本第四冊あとがき〉，《水滸傳》第4冊，岩波書店1949年版。有關記載的中譯見於《〈水滸傳〉版本知見錄》）。薄井舊藏的插圖現在去向不明，目前只有兩個半葉見於《明清插圖本圖錄》（薄井君入營記念會1942年版）。雖然瀧本弘之認為兩個半葉與北圖本稍微不同（〈『水滸傳』諸本の插畫について〉，《中國古典文學插畫集成（三）·水滸傳》，遊子館2003年版），但據筆者觀察，恐怕未必（參看〈談上海圖書館所藏容與堂本《水滸》〉），而即使瀧本說得對，吉川的假設仍然有效。請注意，內閣本是北圖本的修訂本，我以上是談圖像跟文本分別流傳的現象。至於〈梁山泊一百單八人優劣〉、〈水滸傳一百回文字優劣〉和〈又論水滸傳文字〉3篇，可能受到分散的影響，終於失傳了。

最後介紹一下鄧雷〈前言—《水滸傳》版本源流考〉對容與堂本《水滸》的看法：“容與堂本……現今存留下來8種……中國國家圖書館藏100回全本，應是現存容與堂本中刊刻較早的本子，其餘本子均在此本之後。像內閣文庫藏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80回殘本，書中文字均有挖改之處；中國國家圖書館藏80回殘本、天理圖書館藏本，版心‘容與堂藏版’字樣多被挖去，有數處‘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作‘諸名家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上海圖書館藏5回殘本中與‘李卓吾’相關的字樣均遭挖除；天理圖書館藏本的插圖與中國國家圖書館藏100回全本有所不同。”（《〈水滸傳〉版本知見錄》。按此文的副標題與范寧的論文相同，容易混淆）

此文說得有點模糊，比如，雖說容與堂本共有8個，但僅談到5個，未提及北京大學藏

本、社科院藏本和薄井恭一舊藏本。而據鄧氏說，他還沒查看過北京大學藏本、社科院藏本和天理圖書館藏本（〈凡例〉聲稱：“文中標有星號（※）者，則表明筆者曾見過此本，或原本、或影印本、或複印本、或縮微膠卷。其餘未標有星號者，則表明筆者未閱此書，所記錄乃是轉引資料。”北大本、社科院本和天理本皆無星號）。原來這位少壯學者對待社科院本和天理本的態度跟前一代差不多（至於北大本，未能證實存在，暫時不談）。

其實如何看待容與堂本之間的關係這個問題，以前在日本也有不同的看法。比如說，大內田三郎舉例說明天理本最接近於原刻本（〈「水滸傳」版本考—「容與堂本」について—〉，《ビブリア》No.79, 1982年），高島俊男卻認為北圖本（他稱“北京B本”）素質最好而接近於原刻本（《水滸傳の世界》），少壯學者荒木達雄則說北圖本與天理本當中“どちらが原刻に近かったのかは判断しがたい”，意思是“哪一個版本接近於原刻本是難以判斷的”（〈“嘉靖本”「水滸傳」と初期の「水滸傳」文繁本系統〉，《日本中國學會報》第64集，2012年）。之後如上所述，新的局面打開了。附帶說一下，高島俊男雖然談到社科院本，只是傳聞與內閣本的關係而已。

就筆者來看，社科院本這次總算弄清了，至於天理本，其實與中國國家圖書館藏80回殘本（高島俊男所稱“北京A本”）基本相同（參看〈談上海圖書館所藏容與堂本《水滸》〉），而這兩個本子與其他的《水滸》版本間的關係也值得研究。詳情容日後再談。

※ 本文得到 JSPS 科學研究費補助金18K00315、18K00351、20K00365資助。

（2020年4月30日受理，5月20日掲載承認）